



良心茶遊記

駝峰航線最大悲劇(中)

1943年10月28日深夜23時35分，林大綱機組駕駛的「峨眉號」C-47從汀江機場升空。起飛40分鐘後，隨機報務員薩本道給地面發回電報，報告「一切正常」。但之後便杳無音信，再無回應。10月29日這一天，無論是對於駝峰航線，還是對於中國空軍來講，都是真正的最黑暗的一天。整整一天，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不斷地與重慶、昆明、汀江聯絡，搜尋「峨眉號」C-47的下落，均無結果。最終只得宣布，「峨眉號」在飛越駝峰時不幸失蹤，機上全體人員遇難。

關於「峨眉號」事故，官方報告始終未明確具體原因，但專家普遍認為是因惡劣天氣、高海拔地形及夜間飛行的極端風險共同導致。根據當時的航線紀錄和事後推算，「峨眉號」失蹤的位置應在野人山附近，這是駝峰航線北線中最危險的一段。在日軍佔領緬北重鎮密支那後，為了避免日機攻擊，飛行在駝峰航線上的運輸機不但只能夜航，而且還必須選擇飛行地形更險峻的北線。而越往北飛，航線越需飛過喜馬拉雅山脈和橫斷山脈，崇山峻嶺的高度都在6,000米以上，且氣候極端惡劣，常有猛烈湍流、強風和結冰。綜合各方面情況分析，「峨眉號」飛機極有可能在這個地區因遭遇強烈的下沉氣流，導致失控而撞山。

據說蔣介石看到林大綱不幸在駝峰航線殉國的報告，悲慟不已。林大綱是蔣介石第一位專任專機駕駛員。1942年中國通過美國租借法案從美國買進了第一架當時最先進的C-47飛機，蔣介石為這架飛機取名「崑崙號」並作為他的第一架專機，當時能熟練駕駛這種飛機的林大綱也就成為蔣介石第一架專機的第一位駕駛員，林大綱經常用這架飛機接送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和蔣緯國等。

林大綱1912年生於福州。幼年到上海讀書，後考入杭州笕橋的中央航空學校，因成績優異進入中德合辦的歐亞航空公司。1938年被歐亞公司送往德國漢莎航空飛行學校深造，接受完整的儀錶飛行訓練。儀錶飛行，指的是在看不清天地線和地標的情況下，飛行員完全根據飛

機上的各種儀錶指示操縱飛機，判斷飛機狀態，測定飛機位置的飛行。儀錶飛行技術是複雜氣象、夜間和海上飛行技術的基礎，當時稱作「盲目飛行」。1939年林大綱學成歸國後成為歐亞航空公司中第一位擔任機長的中國人。當時祖國大片國土淪喪，國內航線少，只有香港至重慶、香港至雲南航線十分繁忙。但因為日軍轟炸，許多航班只能改在夜間。掌握了先進儀錶飛行的林大綱，夜航技術過硬，常常夜以繼日加班。1941年，西南大後方的對外通道以香港為主，林大綱經常加班加點夜航搶運抗日戰略物資，創下50萬公里安全飛行的紀錄。

林大綱那時已經結婚，有了孩子，家住上海。林大綱妻子蘇曼莎，是林大綱於1934年在上海機場邂逅的，兩人一見鍾情陷入熱戀，第二年在北京結婚。婚後一家遷居上海，並於同年有了一個兒子，之後又有了一個女兒。林大綱的工資，上須奉養父母，下要養妻子女。一家四口擠在一間9平方米的簡陋小屋裏。當時內地物資非常匱乏，有一些飛行員利用飛香港的機會，或走私販賣黃金美鈔，或挾帶物資，特別是醫藥品到重慶、雲南倒賣，大發國難財。身為機長的林大綱堅持每次飛行，絕不帶一分錢私貨。有許多人許以重金，希望利用他的飛機走私。林大綱堅決拒絕，他說：「困難當頭，我只想着為國效命。這樣的不義之財，誓不沾手。」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林大綱所在歐亞航空公司香港基地的飛機全部被日軍炸毀，公司被改組為中央航空公司。1942年中國對海外陸通道都被日軍封鎖，大量國外援助的戰略物資急需空運。中國空軍購進了美國生產的幾架C-47軍用運輸機。但當時空軍的飛行教練都是轟炸機和驅逐機的飛行員，對C-47這種新型的運輸機是外行。於是政府航空委員會特別從中央航空借調林大綱到空軍擔任C-47運輸機航訓班總教練。林大綱不但自行編制訓練教材，還親自擔任學科授課與實際帶飛教官，為中國空軍培養了第一批C-47飛行員。他帶出的一批優秀學員後來都成為空軍運輸隊的骨幹，



●林大綱與妻子和兒女合影（一九四一年攝於香港）。作者供圖

他自己則被譽為「中國空軍運輸隊教父」。林大綱還為駝峰航線訓練出一批優秀的夜航飛行員和機長，並在此基礎上組建了「駝峰」夜航空運隊。林大綱又被譽為「駝峰航線夜航空運隊之父」。從1943年9月底開始，林大綱帶着機組在中、印之間線的駝峰航線執行特殊運輸任務。那時駝峰航線在白天經常要遭到駐緬甸日軍飛機的攔截和追擊，因此經常需要夜航。夜航有個專業名詞叫「直飛」，就是像盲人走路一樣，什麼也看不見。林大綱每晚都爭分奪秒連續執行夜航任務，在駝峰航線持續往返飛行了一個多月。林大綱每一次出航都抱着赴死之心。每一次出航，即使兒女已熟睡，他都一定要親吻兒子女兒後才出門，他知道這可能是與家人的生離死別。

林大綱犧牲後，妻子蘇曼莎將兩個年幼的孩子鎖在家裏，外出工作養家。林大綱生前家徒四壁，唯一一架從德國帶回的飛行儀器被他視若珍寶，回家就抱着學習、研究，遇上日軍空襲，還提着進防空洞。每一次出航前，他都鄭重叮囑妻子：「這是家中唯一財物，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遺棄。」蘇曼莎家計艱難，多次有人出資想購買林大綱的飛行儀器，但蘇曼莎寧願和兒女忍飢挨餓，也絕不出讓。1949年，因為國民黨政府逃往台灣，林大綱的撫恤金停發。即便如此，蘇曼莎也沒有想過出售林大綱的遺物。一直到抗美援朝時，蘇曼莎才響應政府「購飛機捐獻前線」號召，將林大綱最珍貴的遺物飛行儀器捐獻給了國家。她說：「我深信這樣做一定符合阿林的愛國心願！」

1995年9月3日，林大綱的英名鐫刻於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上。林大綱留下的唯一兒子叫林可夫，後成為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是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林可夫的兒子林斌則成為北京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律師。

生活點滴

●楊澤方

擗燈

小時候盼過年，新衣新帽、湯圓年糕、壓歲錢拜拜錢，樣樣都讓人歡喜，可最讓人心尖發癢的，還是擗燈。

那個年代，川西南鄉下日子清湯寡水。唯獨一進臘月，花燈、牛兒燈、獅子燈從田壩頭冒出來，把我們一群娃娃的魂都勾走了——從張家擗到李家，從這個隊追到那個隊，擗到腿軟也不肯回家。

鐘鼓響，花燈來。燈頭兒手執紅燈籠打頭陣。花鼻子貓着腰躡上場，臉上鍋煙子沒抹勻，樣子十分滑稽。他一邊擗一邊逗趣：「尻子一拱，花生兩捧！」院壩裏笑成一團。

兩個么妹子踏着碎步滑進場來，五彩衫衣上下翻飛。二胡唧唧響起，她們一轉身，臂膀輕展——這是「雙飛燕」。花鼻子敲着小鑼開腔，嗓子像啞喝牲口，尾音拉長：「正月裏來開財門，大金元寶送主人……」舞到「蛇蛇皮」，么妹子腰肢軟下去，手帕旋成花，五彩衣角擺拖出半道弧。花鼻子蹲在一旁，托腮流涎，被婆娘們笑罵才訕訕回神，摸出竹板接着「展言子」，歇後語一串接一串，土得掉渣，也聽得貼心。

噴啞一收，燈頭兒提燈開路：「下一家！」花鼻子邊走邊擗：「恭喜發財，明年又來！」

話音還掛在院角，那頭已響起幾聲清脆的笛聲——牛兒燈來了。放牛娃領着一頭「青牛」，慢悠悠進場。吳家二兄弟用麻布染黑縫成的「青牛」，老大頂牛頭，老二拱牛尾。

放牛娃吹笛三聲，暗號「打滾」，老大老二腰一塌，就地歪倒，像水牛滾泥。放牛娃竹笛一揚，老二伸巴掌往老大腰上撓，「刨虱子」。老大癢得渾身抖，牛頭甩得麻布啪啪響。旁邊一餛飩漢子脫口喊：「對對對，就是這個架勢！」「洗澡」更絕。放牛娃撒把青草，青牛往草上撲。老大蹭到石缸邊，牛頭搭缸沿，嘴巴吧唧吧唧直「飲水」。

一位老婆婆看得入神，往牛嘴裏塞了半塊紅苕，老大叨着不敢吐，眼淚都憋出來了。滿院壩的歡聲把房樑都震落下來了。笑聲還在風裏打旋，村口又響響了鐘鼓。支客手提着紅燈籠，笑和尚邁着八字步，後頭跟着頭麻布獅子，顛顛地蹦進來了。鼓點一變，獅子「打滾」，麻布翻出陳年灰土，火光裏騰起金霧。鼓點再變，獅子「抖毛」，頭晃尾抖，鈕扣做的眼睛甩得篤篤響。鼓點又變，獅子「作揖」，前爪一合，憨態如討糖娃娃。「翻五台」最絕。五張方桌層層疊起，高度越過屋簷，笑和尚與孫猴子攀援而上，指揮獅子桌頂做「鶴子翻身」「觀音捧壽」等驚險動作。沒人顧得上鼓掌，喉嚨都捏在獅子翻身那一下。

後來讀到辛棄疾的「一夜魚龍舞」，眼前全是那年院壩的燈火。花燈、牛兒燈、獅子燈。燈來，我們擗；燈去，我們擗。擗過田壩，擗過院壩，擗到燈籠散了、鐘鼓啞了，正月也過完了。

多年後才明白，燈是夜的一道口子。我們擗的不是燈，是貧瘠日子裏那點盼頭。燈去了，盼頭還在。

詩情畫意

從詩經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八十東坡羹

——惠洪（兩宋時期）



惠洪 東坡羹

分外濃甘黃竹筍，自然微苦紫藤心。
東坡鐘內相容攝，乞與饑禪拌舌尋。
己亥初秋 素仲配畫

惠洪是宋代著名僧人，工詩，有集名《石門文字禪》。惠洪是出家人，寫飲食自然是豆類和蔬菜了。詩中的東坡羹其實與蘇軾的東坡羹用料不同，蘇軾所創的東坡羹是以蔬菜煮成的，最初以蔓菁、蘆菔（蘿蔔）為主，也可用其他時蔬取代。蘇軾的東坡羹神髓在於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做法是將蔬菜揉洗乾淨，先以少許生油塗釜，水滾後下菜及下米（古代稱以米煮成粥為糲）。後人欣賞蘇東坡的豁達隨意，故而以各種不同蔬菜煮成的菜粥為東坡羹。

惠洪的東坡羹用料比蘇軾只用蔓菁、蘿蔔豐富了。而惠洪在另一首《食菜羹示何道士》一詩中，也寫了菜羹要訣在於「誠勿加酸鹹，云恐壞至味」及「米糲菜自美」，可見高僧於淡中得到的真味和至味。

我也喜愛蔬菜，也喜愛煮雜菜，少加甚至不加鹽。日本詩人川端茅舍的俳句「滿眼薇菜盡畫字，寂光淨土界」，形容蔬菜之美在於清淡，帶着禪意，甚至連接了天堂。

●趙素仲

文化解碼

敦煌寶藏裏的十二生肖生活指南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今年大家都流行這樣一種說法：按照中國傳統曆法，2026年春節後，丙午年乃赤馬紅羊年，天干地支都是火，天地能量旺盛，人的情緒容易波動，很多人也在寫文章預測未來，提醒大家注意的事項。

如果你穿越到唐代的敦煌，是否也會在心裏默默地問：「今年我會不會發財？有沒有需要注意的事情？哪幾天千萬別出門？」

當地人可能不會去找算命先生，而是翻開一本寫本——那就是敦煌文獻《推人月厄行年法》。這文獻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編號為P.3398、P.3779，是敦煌出土占卜文獻中的「實用手冊」。它的功能很明確，告訴你哪天是吉日、哪天是諸事不宜。文獻裏多處提到了「月厄」，簡單說，就是每月的「倒霉日」，其實也可以理解為，每個月固定出現的幾天「易出事日」，比如：正月：丑日、未日要小心；二月：寅日、申日要小心；三月：卯日、酉日要小心。這裏的意思是，這幾天最好別吵架、別遠行、別辦大事。

這本書就像古人的「避雷日曆」，那它是怎麼推算出來的呢？唐人邏輯其實很清晰，別以為是隨便寫的，這套系統是以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天文數學模型為依據，依靠十二生肖、你的出生年月等來計算。先看你屬什麼，十二生肖是起點。屬鼠（子）、屬牛（丑）、屬虎（寅）……每一種生肖都有一整套對應的運行表，比如：「子生人」（屬鼠），書裏會把你從一歲排到七八十歲，甚至更高。再看你今年多少歲，古人稱這叫「行年」，比如：「年四十，行年在亥，害氣在中。」翻譯成人話就是：40歲這一年，你的流年位置和某個地支有沖克關係，容易有口舌或破財。是不是有點像今天的「犯太歲」？

最關鍵的是列出每個月的危險日，規律其實很整齊——基本就是找「相沖」「相害」的日子，比如：子（鼠）和午沖；卯和酉沖；辰和戌沖。所以每個月總會有一天是你的「警告日」，那這幾天怎麼辦？書上說：「不宜遠行；不宜赴官；不宜嫁娶；不宜動土」，主打「穩住」「躺平」。

再舉個例子：如果你是屬馬，今年48歲，書裏可能會告訴你：「今年容易口舌爭執，小心錢財流失」，然後給你列出每個月的「危險日」表。聽上去是不是有點像唐代版「年度運勢+注意事項」？

可是一不小心出事了怎麼辦呢？這本敦煌文獻裏還有「補救方案」。書的後半部分通常會寫化解方法，比如：抄寫一卷佛名經；燒三張紙錢；祭北斗；念佛名。

這就很有敦煌佛教聖地的特色了。外表像佛教——常寫「佛說」。內核卻很道家——講干支沖克、北斗七星。它其實就是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的大融合，也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

那為什麼這種書會在敦煌流行呢？敦煌是絲綢之路要地，商人多、流動大、風險高。普通人最關心的不是哲學問題，而是哪天出門安全？哪天簽契約？哪天別吵架？這類文書就給了眾人一個心理安全的幫扶和慰藉。哪怕不一定真的改變命運，但至少心裏有數。

《推人月厄行年法》並不是佛經，它更像一本生活在敦煌裏，唐朝人的生活風險指南，佛教改編版的日曆、民間命理運勢的工具書，它讓我們看到的，不再是高僧大德的思想，而是每一個百姓對「未知」的期待和焦慮。

千年前的人和我們一樣，怕出事、怕破財、怕麻煩，所以他們發明了一套系統，把時間做風險管理，哪些天能衝，哪些天要穩。

《推人月厄行年法》最有趣的地方，不是它算得準不準，而是它告訴我們：無論在哪個時代，人都想知道，哪一天生活中要小心一點。

從唐代的敦煌到今天，我們可能不再查「月厄」，但依然會看黃曆、看星座、看運勢。

人類對「未知」的不安，其實從未改變，也一直對明天充滿期待！



●敦煌文獻《推人月厄行年法》 作者供圖

浮城誌

鄉村說春人

●羅大佐

說春，類似於說書。只不過說書講的是故事，說的是傳奇。而說春，是在立春前，給村民說一些吉祥祝福的話語。

說春這種形式，在家鄉洪雅主要流行於鄉村，農人又把說春人叫做「春官」。過了臘月初八，鄉村年味漸漸濃了起來，人們開始置辦各種年貨。這時候，說春人開始走進農戶和商店，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祝福主人家來年平安吉祥、六畜興旺、五穀豐登，祝福商店生意興隆、財源滾滾。

說春人不僅要粗通文墨，還要嘴巧心淨，詞彙豐富。他們穿着一身洗得乾乾淨淨的舊衣服，有的背着背兜，有的挎個布袋，裏面裝着春帖，春帖就是一張紅紙，上面刻印着舊時黃曆和節氣之類民俗。

說春人一般是不請自來。他們不攀富貴，不欺貧寒，無論瓦屋還是草房，走進去見啥誇啥，說得主人心花怒放，笑逐顏開，趕緊把紅包拿出來。「一進大門喜氣揚，主人家宅亮堂堂，五穀豐登糧滿倉，六畜興旺歲歲強。」「這個小孩好兒郎，聰明健康比人強。讀書專心人勤快，長大要做棟樑材。」「嫂子門前宰豬草，豬兒吃個溜溜飽。明年賣個好價錢，修房置物業屋用不了。」「這位大爺福氣好，子孫滿

堂膝下繞。把錢找來孝順您，荷包兜兜裝不了。」「這家商店好地脈，柴米油鹽少不得。薄利多銷錢財進，財源滾滾數不清。」說春人口齒伶俐，出口成章，不矯揉造作，說詞樸實無華，句句說到農人心坎上。誰不希望來年有個美好的生活呢？大家對說春人心裏是充滿感激的。家貧的人家拿不出紅包來，就舀上一兩碗白米送給說春人，說春人也不嫌棄。收了錢財或禮物，說春人就從兜裏拿出春帖，雙手遞給主人家。春帖上印着二十四節氣，記着農時宜忌。在信息閉塞的鄉村，在靠天吃飯的年代，薄薄的一張紙，帶給了農人太多的希望。以後每次出門前，都要去紙上看一看天氣是否晴朗，出門是否吉利。

我和大多數農人一樣，從小對春官也是充滿敬佩之情的，覺得他們身上充滿了神秘感。有一次去放牛，看到一位春官也在放牛，特地過去和他多聊幾句，覺得他說話都和普通人不一樣。

大約10年前鄉村還有說春人，只是他們說春的水平差多了。有的見了農人，甚至祝福吉祥的話語都不說一句，直接掏出一張春帖要人家買下。

遠去了的鄉村文化人，遠去了的春官。

詩詞偶拾

●俞慧軍

第一班車，向春天出發

二零二六春節，此刻，晨曦推開馬年第一班公交的車門

從城區到鄉村

故鄉被擱置在新年暖色裏

陽光柔軟，車窗外的鳥鳴

與稚嫩的綠野在期待，第一場春雨

飄落桑梓的村莊、山川、河流

一站又一站的旖旎風景

被車窗定格成一幅幅曼妙的畫卷

此刻，我彷彿坐在

一個夢幻般移動的空間裏

像翻開了一首首充滿激情的詩篇

方圓幾十里的一個個站名

猶如一張張承載鄉愁的文化名片

我是唯一的讀者，我被深埋在

歲月設計的深邃典籍裏

反覆閱讀故鄉，閱讀自己

車行過處，太陽低下頭

陽光與雲彩向大地靠攏

歲月那樣有序地輪迴

看得到，但抓不到

我悠然發現

生命就像向春天出發的班車

每一刻都在奔赴新的站點